

音樂

沒

有人聲，只有畫，只有表情。默片的奇妙之處，在於以有限的條件，利用聲音以外的元素來呈現電影內容，也正因为沒有聲音，音樂的加入，往往能夠為影片畫龍點睛。二月十五日由葉聰指揮新加坡華樂團、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舉行的《神女》默片音樂會就是一次成功的藝術再創造，華樂為《神女》灌注了新的生命。

由阮玲玉主演的《神女》拍攝於一九三零年代，可說是中國默片的經典之作。劇情講述阮玲玉飾演的年輕媽媽為了生計以及養活年幼的兒子而甘為私娼，後來更落入流氓的控制。女主角為了讓孩子可以接受教育，偷偷把當娼賺來的錢供他上學，卻被一群學生家長發現她的職業，並聯名向校長要求開除她的孩子。雖然校長知道女主角是迫不得已才以此為業，但卻敵不過校董與家長的壓力。孩子被學校開除，流氓後來又發現她的私房錢，雙重打擊之下，女

■ 默片《神女》在獅城上映，華樂伴奏：猶如天堂裏的音樂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提供

主角誤殺了流氓而被判刑，她的孩子則由校長撫養。這是一個寫實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是一個橫跨多個年代的社會問題，在現代社會也有這種區分階級與門戶的歧視情況出現。默片由於沒有聲音，演員只能用動作與表情，

輔以少量的間場字幕讓觀眾理解劇情，所以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均對電影至為重要，優秀的電影音樂能夠把演員所做的更為立體地描繪出來。阮玲玉在電影裏的精湛演技自不待言，八十年前的演員與八十年後的音樂製作團隊做

讓音樂的戲劇性張力與電影一起煥發，豐富了畫面的表現力

《神女》的華樂新生命

八十年前由阮玲玉主演的經典默片《神女》最近在新加坡上演，並由葉聰指揮新加坡華樂團，在現場為電影配樂，音符與畫面交織。

· 楊偉傑

出音與畫的交織。擔任指揮與創意策劃的葉聰、新加坡華樂團駐團作曲家羅偉倫與香港著名電影電視作曲家羅堅攜手進行了一項艱巨的任務，由於電影是現成的，指揮、作曲家與樂隊需要按既定的播放時間創作和演奏音樂，他們所面對的挑戰是空前的，難度十分巨大，尤其是在時間的把握與情緒的掌控上，更需要精確的計算和配合，稍差一分都可能影響節目的整體性，但他們都把難題一一克服，現場的聲音與畫面配合得天衣無縫。

音樂會以一首大約長八分鐘的序曲作為開端，兩位作曲家以輕快而具有「夜上海」特色的曲風，配合畫面介紹了當時上海的繁華風貌，讓觀眾先了解電影的時代背景，這對於導引他們投入節目是非常有幫助的。電影甫開始，音樂的第一主題已先聲奪人，扣人心弦的旋律使人有身處大時代之感。兩位作曲家在電影音樂創作的豐富經驗使音樂在非常高的可聽性之餘，又不會喧賓奪主，搶去電影畫面的風頭。他們在以音樂刻劃人物上更有

上乘的功力，溫暖而平易近人的第二主題，在女主角與兒子的相處中經常出現，再加以一些變奏手法以及不同樂器的輪流演奏，使其豐富多彩，描寫流氓的音樂主題也是非常生動、繪形繪聲。他們對中國樂器的性能與音響的認識令配器非常精采，使樂隊的演奏極具交響性；樂團首席李寶順、二胡首席趙劍華、管演奏家韓雷在獨奏樂段中均有十分出色的表現。葉聰精準的指揮，對整場演出的成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影片透徹的理解以及對音樂深刻的處理，也讓音樂的戲劇性張力與電影一起煥發，豐富了畫面的表現力。

從現場觀眾的反應，也可以看出這場新加坡首次以華文默片與現場華樂演奏形式展現的節目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是一次橫跨八十年的光影穿越。在場有許多觀眾，無論是華人還是洋人，成年人還是小學生，都被電影與音樂感動到落下眼淚。有一位外國小朋友拉著羅堅的手說：「我聽到的是天堂裏的音樂。」一位荷蘭小提琴家流淚了，很多外國人也被劇情與音樂的感染力所震撼。在音樂廳的停車場出口處，有觀眾向羅偉倫與羅堅激動地豎起大拇指說：「好聽，太棒了！」更有觀眾對羅偉倫表達心聲：「在現在萬事向錢看的浮誇社會裏，您的作品像一股清流，瞬間喚醒了人們。羅老師，感謝您帶給我們如此美好的音樂之旅。」